

詩與真二集

梁宗岱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80742.1B)

詩與真集二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梁宗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題記

這十幾篇長短不一的散文，都是最近兩年內寫或譯的。除了譯品不算外，大部分都是爲了應各種定期刊物底需求，自然不免是匆促底產兒，沒有第一集裏象徵主義一類比較經心之作。但對於「詩與真」探討的精神，自信卻始終一貫。就是關於詩底技巧和內容，如果讀者肯細心尋繹，也有若干點發揮得更詳盡，可以補苴第一集底罅漏。

法譯陶潛詩選序原是北大法文系同學王瀛生君所譯。其中論詩各點，頗足與其他諸篇互相發明。因爲校改一番，附載於此。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作者於北平。

目次

題記

談詩

李白與哥德

論崇高

說「逝者如斯夫」

哥德論（保羅梵樂希作）

哥德與梵樂希

新詩底紛歧路口

按語和跋

1 論長詩小詩

目次

一

一

二五

三五

五七

六三

九三

一〇三

一一一

一一一

2 關於音節·····	一一三
3 論平談·····	一一八
4 音節與意義·····	一二〇
法譯「陶潛詩選」序(梵樂希作)·····	一二五
韓波(Arthur Rimband)·····	一三五
「骰子底一擲」(梵樂希作)·····	一四三
詩·詩人·批評家·····	一五一
憶羅曼羅蘭·····	一五九

詩與真二集

談詩

一片方塘如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他那得清如許？

爲有源頭活水來。

詩人是兩重觀察者。他底視線一方面要內傾，一方面又要外向。對內的省察愈深微，對外的認識也愈透澈。正如風底方向和動靜全靠草木底搖動或雲浪底起伏纔顯露，心靈底活動也得受形於外物纔能啓示和完成自己：最幽玄最縹渺的靈境要藉最鮮明最具體的意象表現出來。

進一步說，二者不獨相成，并且相生：洞觀心體後，萬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滿意義的面孔；對外界的認識愈準確，愈真切，心靈也愈開朗，愈活躍，愈豐富，愈自由。

哲學家，宗教家和詩人——三者底第一步工作是一致的：沉思，或內在的探討，雖然探討底對象往往各側重於眞，善，或美一方面。眞正的分道揚鑣，卻始於第二步。因爲哲學家最終的目標是用辯證法來說明和解釋他所得的結論；詩人卻不安於解釋和說明，而要令人重新體驗整個探討底過程；宗教家則始終抱着他底收穫在沉默裏，除了，有時候，這沉默因爲過度的豐富而溢出頌讚的歌聲來。

還有：宗教家貶黜想像，逃避形相；哲學家蔑視想像，靜觀形相；詩人卻縱任想像，醉心形相，要將宇宙間的千紅萬紫，渲染出他那把眞善美都融作一片的創造來。

在創作最高度的火候裏，內容和形式是像光和熱般不能分辨的。正如文字之於詩，聲音之

於樂，顏色線條之於畫，土和石之於雕刻，不獨是表現情意的工具，并且也是作品底本質；同樣，情緒和觀念——題材或內容——底修養，鍛鍊，選擇和結構也就是藝術或形式底一個重要原素。

「如其詩之來，」濟慈說，「不像葉子長在樹上一般自然，還是不來好。」不錯。可是我們不要忘記：葉子要經過相當的孕育和培養，到了適當的時期，適當的季候，纔能夠萌芽擢秀的。

馬拉美酷似我國底姜白石。他們底詩學，同是趨難避易（姜白石曾說，「難處見作者，」馬拉美也有「不難的就等於零」一語）；他們底詩藝，同是注重格調和音樂；他們底詩境，同是空明澄澈，令人有高處不勝寒之感；尤奇的，連他們癖愛的字眼如「清」「苦」「寒」「冷」等也相同。

我說「連他們癖愛的字眼……」其實有些字是詩人們最隱秘最深沉的心聲，代表他們精神底本質或靈魂底悵望的，往往在他們凝神握管的刹那有意無意地流露出來。這些字簡直

就是他們詩境底定義或評語。試看姜白石底

「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

「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

「千樹壓西湖寒碧」或

「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

那一句不是絕妙好詩，同時又具體道出此老纖塵不染的胸懷？

陶淵明詩裏的「孤」字，「獨」字，杜工部底「真」字，都是能夠代表他們人格底整體或片面的。

姜白石疎影裏的

昭君不慣胡沙遠，

但暗憶江南江北；

想珮環月夜歸來，

化作此花幽獨。

用典之超神入化，前人已屢道及。古今中外的詩裏，用事與此大致雷同，而又同臻妙境的，有英國濟慈夜鶯曲這幾行：

Perhaps the self-same song that found a path

Through the sad heart of Ruth, when, sick for home,

She stood in tears amid the alien corn;

說不定同樣的歌聲透過了

路得底愁心，當她悵望家鄉，

含淚站在異國底麥隴中。

二者同是咏物（一花一鳥）而聯想到兩個飄泊女子底可憐命運。一玲瓏澄澈，一宛轉淒豔，不獨花精鳥魂，皆孃孃烘托出來；詩人底個性和作風，亦於此中透露無遺。寥寥數語，含有無窮暗示。

近人論詞，每多揚北宋而抑南宋。掇拾一二膚淺美國人牙慧的稗販博士固不必說；即高明如王靜安先生，亦一再以白石詞「如霧裏看花」爲憾。推其原因，不外囿於我國從前「詩言志」說，或歐洲近代隨着浪漫派文學盛行的「感傷主義」等成見，而不能體會詩底絕對獨立的世界——「純詩」(Poésie pure)底存在。

所謂純詩，便是摒除一切客觀的寫景，敘事，說理以至感傷的情調，而純粹憑藉那構成它底形體的原素——音樂和色彩——產生一種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喚起我們感官與想像底感應，而超度我們底靈魂到一種神遊物表的光明極樂的境域。像音樂一樣，它自己成爲一個絕對獨立，絕對自由，比現世更純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韻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

這并非說詩中沒有情緒和觀念；詩人在這方面的修養且得比平常深一層。因爲它得化鍊到與音韻色彩不能分辨的程度，換言之，只有散文不能表達的成分纔可以入詩——纔有化爲

詩體之必要，即使這些情緒或觀念偶然在散文中出現，也彷彿是還未完成的詩，在期待着詩底音樂與圖畫的衣裳。

這純詩運動，其實就是象徵主義底後身，濫觴於法國底波特萊爾，奠基於馬拉美，到梵樂希而造極。

我國舊詩詞中純詩并不少（因為這是詩底最高境，是一般大詩人所必到的，無論有意與無意；姜白石底詞可算是最代表中的一個。不信，試問還有比暗香，疎影，「燕雁無心」，「五湖舊約」等更能引我們進一個冰清玉潔的世界，更能度給我們一種無名的美底顫慄的麼？

文藝底欣賞是讀者與作者間精神底交流與密契：讀者底靈魂自鑑於作者靈魂底鏡裏。

覺得一首詩或一件藝術品不好有兩個可能的因素：作品趕不上我，或我趕不上作品。一般讀者，尤其是批評家卻很少從後一層着想。

只有細草幽花是有目共賞——用不着費力便可以領略和享受的。欲窮崇山峻嶺之勝，就非得自己努力，一步步攀登，探討和體會不可。

其實即細草幽花也須有目纔能共賞。

許多人，雖然自命爲批評家，卻是心盲，意盲和識盲的。

正如許多物質或天體的現象只在顯微鏡或望遠鏡底審視下纔顯露最高，因而最深微的精神活動也需要我們意識底更大的努力與集中纔能發見。而一首詩或一件藝術品底偉大與永久，卻和它所蘊含或啓示的精神活動底高深，精微，與茂密成正比例的。

批評家底任務便是在作品裏分辨，提取，和闡發這種種原素——依照英國批評家沛德

(Pater) 底意見。

中國今日的批評家卻太聰明了。看不懂或領會不到的時候，只下一個簡單嚴厲的判詞：

「搗鬼弄玄虛」這樣做自然省事得多了。

可憐的故步自封的批評家呀，讓我借哥德浮士德這幾句話轉贈給你罷：

靈界底門徑並沒有封埋；

你底心死了，你底意閉了！

起來，門徒！起來不輟不怠

在晨光中滌蕩你底塵懷！

*

*

*

*

記得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有人要證明遠遊不是屈原底作品。其中一個理由便是屈原在其他作品裏從沒有過遊仙底思想；在離騷裏他雖會乘雲御風，驅龍使鳳，以上叩天關，卻別有所求，而且立刻便「僕夫悲，余馬懷兮」……回到他故鄉所在的人世了。

我卻以為這正足以證明遠遊是他未投身於汨羅之前所作——說不定是他最後一篇作品。

因爲他作離騷的時候，不獨對人間猶惓懷不置，即用世的熱忱亦未銷沉，遊仙底思想當然不會有的。可是放逐既久，長年飄泊行吟於澤畔及林廟間，不獨形容枯槁，面目憔悴，滿腔磅礴天地的精誠與熱情，也由眷戀而幽憂，由幽憂而疑慮，由疑慮而憤怒……所謂「腸一日而九迴」了。曰漁父，曰卜居，曰悲回風，曰天問，曰招魂……凡可以自解，自慰，自勵，怨天，尤人的，都已傾吐無遺了。這時候的屈原，真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境了。「從彭咸之所居」是他唯一的出路了。

然而這昭如日星的精魂，能夠甘心就此淪沒嗎？像迴光返照一般，他重振意志底翅膀，在思想底天空放射最後一次的光芒，要與日月爭光，宇宙終古：這便是遠遊了。

其實「山窮水盡，妙想天開」正是人類極普通，極自然的心理；即在文藝裏，也不過與黃金時代之追懷及烏托邦之模擬，同爲「文藝上的逃避」(Evasion littéraire)之一種。不過屈原把它發揮至最高點，正如陶淵明在他底驚人的創造桃花源記裏，同時樹立了後兩種底典型罷了。

在世界底文藝寶庫中，產生情形與遠遊相彷彿，可以與之互相輝映的，有德國大音樂家悲

多汝底第九交響樂。悲多汝作第九交響樂的時候，正是貧病交困，百憂菌集，備受人世底艱苦與白眼的時候。然而「正是從這悲哀底深處，」羅曼羅蘭說，「他企圖去謳歌快樂。」豈僅如此？這簡直是對於命運的挑戰。所以我們今天聽了，竟被拋到快樂底九霄去呢！可是假如落到我們文學史家手裏，豈不適足以證明這是悲多汝底贗品嗎？（這第九交響樂犯贗品底嫌疑，還有一個證據，就是在悲多汝底九個交響樂中，它是唯一有合唱的。）

其實這種愚昧的「文化破壞主義」(Vandalisme)，還是歐洲底舶來品。三四十年前，歐洲曾經有不少的無聊學者，想把過去文藝史上的巨人 (giants) 一一破壞毀滅。否認荷馬，懷疑莎士比亞，曾經喧鬧了一時。推其動機，不出這兩種心理：說得含蓄一點，就是他們的確因為自己人格太渺小，太枯瘠，不能擬想這些詩人底偉大與豐饒，因而懷疑他們底存在；說得露骨些呢，就是「好立異以為高，」希望閑動觀聽，在學術界騙一地位。

然而無論動機如何，多謝天！這種破壞主義在歐洲已成陳迹了！法國一位荷馬專家，費了三十年餘年的工夫苦心鑽研，著了二十七八本書，結果是證實了荷馬確有其人，而且伊里亞德大部